

今年上影节首设“AI片场”

AI原生电影来了,肉身演员莫慌

◆ 刘 耿



说起AI电影,人们最先想到的,往往是一张被算法生成的演员脸。眼下中国AI电影给出的答案,却不是“脸”,而是动画。即将上映的《三星堆:未来往事》把古蜀文明、未来警报和文物谜团拧成一部科幻新片,它在国家电影局备案中被归为“动画影片”。眼下中国AI电影先落地的,不是真人大片,而是动画。

这不是技术的谦让,更像电影本体的一次自我表白。电影本来就有两条血脉:一条向现实索取,靠摄影机捕捉人的身体、表情和偶然;一条向想象造境,靠绘制、造型和后期来安排世界。生成式AI更擅长造境,不善塑人——宏大的场景、鲜明的风格、奇异的光影,它都能迅速给出;可一旦进入长篇叙事,人物要在不同场景里保持一致,情绪要有层次,表演要经得起特写,立刻就困难起来。已有分析指出,AI在多场景连续叙事中常出现人物、服装和场景细节不一致,情感表达也容易浮在表层。山川、废墟、异世界并不难生成,难的是一人沉默时眼神里那一点犹疑。那一点东西,看上去很小,恰恰是电影最贵的部分。

今年2月上映的《团圆令》以赠台大熊猫“团团”“圆圆”为原型,讲的是熊猫兄妹“团仔”“圆妞”历险寻亲,被称为我国首部

全流程AIGC动画电影。它的意义不在于“机器已经会拍电影”,而在于AI影像第一次较完整地走进院线流程。导演马腾说得明白:剧本还是人写,故事架构和情感内核仍由人主导,AI主要负责高效执行创意。先被改写的,不是作者位置,而是制作工序。更值得重视的是,技术不只改变制作,也会反过来塑形叙事。《团圆令》团队透露,他们在剧本阶段就有意规避AI不擅长的固定场景和精准重复,把故事设计成一路奔跑、不断换景的“旅程型”结构。这一句比许多宏论都直接:当工具改变了什么最容易被拍出来,它也就在悄悄改变什么样的故事更容易被写出来。

上影节今年首设“AI片场”,官方介绍把关注点放在创作方法、协作流程、行业逻辑,以及提示词、 workflow、过程素材和协作得失上,而不只是一部成片。这种安排很见分寸。它把AI从神话请回车间里:电影人首先要面对的,不是“导演会不会消失”,而是分镜怎样生成,风格怎样统一,团队怎样协作。AI先进入的,不是导演椅,而是制片流程。

动画、漫剧、短剧之所以先长出来,正在它们与AI当下的能力结构更合拍。动画允许风格化,漫剧欢迎夸张,短剧强调整节奏;

它们都更容易拆解,也更能容纳一定程度的不真实。真人电影却不同。它靠演员的身体成立,靠表演的分寸立住,靠叙事的连贯撑住。动画里一点生硬,也许还能算风格;真人片里一分失真,观众立刻就会出戏。

但若讨论只停留在技术层面,还不够。AI为什么偏偏和这些形态一拍即合,答案还在平台。越是追求高频更新、即时反馈、低成本试错的内容形态,越欢迎一种能迅速重组风格、类型和情绪单位的工具。AI在这里不像闯入者,更像放大器:它把原先就存在的速度崇拜、类型依赖和情绪按钮,推得更彻底。于是问题也来了:效率提高了,画面更光滑了,不等于电影更丰富了。AI擅长复制一种已经被验证的“有效”,却未必能立刻生成一种真正新鲜的“有意味”。

看多了算法推演出的完美路径,人们反而更愿意为有“毛边”的表达买账。观众与新技术共舞,同时也在重新珍视“活人感”。这提醒我们,电影真正难以替代的,不是速度,而是人的经验、表情、犹疑和沉默。电影史上的新技术,常常先在缓冲地带试身手,再一步步进入中心。今天AI先在动画里落脚,并不意味着它的终点只是动画;它更像一次必要的练习。未来当然会来,但首先,电影仍要把人放在中央。

于寂静处见众生

——《寂静的朋友》的三重时空与生命共情

◆ 黄丽珈

由伊尔蒂科·茵叶蒂执导、梁朝伟主演的《寂静的朋友》,以德国马尔堡大学植物园一棵1832年的银杏树为永恒见证者,串联起1908、1972、2020年三个时空的独立故事。影片摒弃了强情节冲突,用克制的镜头语言,在人与植物的羁绊中,拆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、渴望与和解。三个故事如同银杏的三片叶脉,各自生长却共享同一生命根系,于寂静中照见人类共通的孤独与联结,梁朝伟以“无表演”的表演,成为这场跨时空生命对话的东方注脚。

1908年的马尔堡大学,性别壁垒如坚冰,格雷特作为首位攻读植物学的女学生,从入学起便深陷偏见的围猎。在校园里,她被孤立、被无视,房东因误解将她驱逐,学术圈的排挤与生活的窘迫双重挤压,让她成为时代的“局外人”。她逃离人群,将目光投向银杏、森林与微观植物世界,用摄影镜头捕捉植物的纹理与秩序。人与植物之间的关系充满伤害,而人与植物的联结纯粹且安稳——银杏见证她在男性霸权中艰难立足,见证她从迷茫少女成长为科考队科学家,见证她在寂静的植物世界里,找到自我价值的锚点。这种联结无关语言,无需回应,却是最坚定的陪伴,让她明白:生命的尊严,无需通过他人认可来证明。

1972年的校园,嬉皮文化兴起,人群躁动抱团,而内向孤僻的学生汉内斯,始终游离在人群之外。他暗恋研究植物学的女同学,爱而不得的失落,让汉内斯将情感寄托转向植物。银杏静静见证这一切:见证他因爱靠近植物,见证他在植物的回应中获得情感慰藉,见证他从疏离人群,到与植物建立深度共情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往往脆弱易碎,语言会说谎、情感会错位,而植物的沉默回应却永恒真诚。汉内斯与

天竺葵的羁绊,是爱而不得后的情感转移,更是孤独灵魂与自然生命的双向奔赴——他在植物身上,找到了人与人之间缺失的理解与共鸣,明白陪伴无需言语,懂得与植物相处,亦是与自己和解。

2020年,梁朝伟饰演的香港神经科学家王教授,滞留德国马尔堡大学,被困在异国的校园里。东西方文化差异、语言壁垒等,让他陷入极致的孤独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在此处被呈现为疏离、猜忌与沟通困境。王教授将对婴儿脑电波的研究转向银杏,他触摸树皮、连接传感设备、雨中裸身伫立,以东方人的内敛与沉静,与百年古树对话。他的行为起初被校工视为“怪异”,研究遭投诉险些终止,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达到顶峰。但随着相处,校工逐渐读懂他对生命的敬畏、对孤独的共情,从敌视转为理解,最终两人在银杏树下,以太极与炊烟的无声方式,达成跨文化和解。

银杏见证了这场跨越东西方的沟通:见证翻译器辅助下的语言交流,更见证无需语言的生命共情;见证人与人之间因文化差异产生的隔阂,更见证孤独灵魂对彼此的理解与接纳。梁朝伟的表演,全程克制内敛,无大段台词,仅靠眼神、指尖的颤抖、沉默的伫立,传递东方人的含蓄与孤独,完美诠释了“无需表演,只需真实”的内核。他与银杏的羁绊,是孤独的慰藉,更是东西方文化在生命本质层面的共振——人类的孤独、渴望与敬畏,不分地域、无关文化,在寂静的自然面前,众生平等,万物共情。

《寂静的朋友》的深意,从来不只在于人与植物的羁绊,更在于提醒我们:在喧嚣的世界里,学会安静下来,倾听自然的声音,共情他人的孤独。寂静之处,自有万物共生,自有众生共鸣。

这些天的上海,繁花烂漫不再囿于公园、景点,花木温柔串联起街区、楼宇、商圈与步道,处处都是生长中的春天。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华彩收官,作为上海国际花展更名升级后的转型之年,本届活动以“2个主会场+10个分会场+多个城市商圈”的布局,联动上海十六个城区,将整座城市变身为一座盛大的开放式春日花园。主办方不断强调从“展”到“节”的一字之变,背后其实是策展逻辑从单一景观向全域文化叙事的变化:“推门见绿,转角遇花”,花木成了联结城市历史、生态、生活的媒介……这种从展览思维向生活美学思维的调整,令今季的上海格外春色盎然,亦悄然改变了人们感受自然、亲近城市的方式。

而比规模更引人讨论的,则是其气质上的变化。此前几年,中国诸多城市的文旅景观都陷入某种情绪口号美学:巨型标语、廉价灯牌、满大街都是“想你的风吹到了xx”……活动重宣传、轻体验,重流量、轻品质,大多沦为打卡即忘的一次性热点。今年上海国际花卉节则反其道而行之,试图破俗出新,通过色彩、材质、结构与空间关系,刷新公众对城市花展的认知,以文化美学表达成就长效流量。

“越来越高级了”——这是本届花卉节民众最普遍的观感。这种高级感,首先源于色彩美学的颠覆性转向。今年上海多个主展区中,蓝紫色系、灰绿调、低饱和自然色成为主流,莫兰迪色调的大量出现,也意味着审美重心从“喜庆”转向“沉静”,从“刺激”转向“呼吸感”。鼠尾草蓝、雾紫、银叶植物、冷粉与奶油白的大面积运用,让整体气质更接近世界当代园艺展览中的自然主义种植风格。

真正的城市花艺不是覆盖空间,而是理解空间。在花卉节各城区分会场,花艺与城市建筑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装饰关系,都有基于场地特质的差异化主题表述,更像是空间对话。民众关注到本届花卉节优先选用了上海本土及长三角地区适生植物,如绣球、月季、角堇、林荫鼠尾草、狼尾草、鸡爪槭等,适应性强、养护成本低,无需大量水肥与人工维护,即可保持良好景观效果。同时,构建“乔木+灌木+地被”的复合植物群落,美化之余,又能涵养水土、净化空气、为昆虫提供栖息地,实现景观、美学、生态的多重价值。

更重要的是,阵容多元的设计团队将环保理念从口号融入日常审美——过去很多环保设计

一场关于城市美学的更新与转向



■ 花卉节长宁分会场 刘耿摄

容易陷入一种“正确但不好看”的困境。但今年花卉节的不少作品证明,可持续并不意味着粗糙,相反,还可以更美。一些设计大量采用原木、竹编、再生材料、枯枝、砾石和可循环构件等元素。许多装置拒绝使用完全工业化的亮面塑料,而是保留天然肌理,甚至连花境设计,也越来越强调植物生命周期本身——花谢之后怎么办,是否能够继续生长,是否能进入社区长期保留,而不是短暂拍照后迅速拆除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会特别强调“社区花园”“城市公共空间”“花卉+商业+生活”的融汇。花卉早已不是短暂盛大的陈设或布景,而是城市生活的一种组织方式。

今年花卉节同样旨在探索城市“花经济”的消费新场景,联动了34个重点商圈、近50家商业综合体和大量沿街店铺,“Bloom&Boom 橱窗艺术季”成为重要组成部分。但有意思的是,许多橱窗设计反而在弱化商业感。花艺日渐与建筑、灯光、材质、陈列共同构成一种空间叙事。有些商场甚至主动降低广告密度,让植物成为视觉主体。这些“更高级”的审美变化,皆与上海近年来整体城市气质的变化有关。一个成熟的国际都市,并不需要时刻强调“繁华”“震撼”“巨型”“顶流”,相反是更懂得如何通过细节建立秩序感,通过节制建立品质感。今年上海国际花卉节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,便是什么才是真正高级的城市美学。

某种意义上,这也是今天城市文化最重要的转变之一:真正的美,是开始重新与自然发生关系。

上海的明天,春天未尽,花事仍盛。